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三

明 傅遜 撰

齊

襄公滅紀

隱公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紀漢晉為劇縣舊有紀亭夷漢晉為莊武縣後廢俱在今青萊二府境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裂繻紀大夫卿為君逆別于卿自逆也子帛裂繻字密今山東昌邑縣有密城

莒魯有怨紀侯旣昬魯故使予帛盟莒爲魯釋之

八年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浮來山在今莒州西

一名公來一名浮丘前盟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好

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欲滅紀紀來謀之因微弱不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

宋衛燕戰責賂以立突也以左右之也詳見鄭厲公纂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也黃今外黃縣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季紀侯弟酅莒邑今山東臨淄縣東舊有酅亭以之入齊為附庸使先祀不廢判分為二難厲公在櫟故滑鄭邑今河南睢州西北舊有滑亭凡師日行三十里則宿為一舍二之稱信過二稱次

四年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

齊難也紀侯不能屈服事齊盡以國與紀季而去不復返故曰大違避也

襄公之弒

桓公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齊人殺彭生濼齊地水謫譴也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詳見文姜之亂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遊於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

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在今河南考城縣東瓜時瓜熟時問命也如適如太子二人連管也間伺公間隙捷為夫人宣無知之言姑棼貝丘皆齊地今山東博興樂安二縣南舊有貝中聚田獵也彭生死而為妖公見大豕從者皆見彭生誅責也徒人費小臣示之背見鞭而怨公先入詐欲助賊也石之紛如孟陽亦小臣紛如與費鬬賊而死陽代公死無常政令無常叔牙小白傅夷吾召忽糾傅糾小白皆僖公庶子糾為兄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

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乾時齊地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梁二子公御右也以公旗避誤齊師使公得逸止獲也餘見桓公之伯

乾魯地今山東沂州境舊有乾亭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

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劌魯士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衣食為小惠不過左右故未徧信誠也每事不敢欺神然德不足以致享而徒以品物為敬故曰小信以情必盡己情此以

誠心體民故曰忠乘同車也長勺魯地有伏恐詐奔轍亂旗靡怖遽真敗矣

桓公五子爭立

僖公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亂國貂于此已擅貴寵洩漏桓公軍事多魚地闕

十七年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

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武孟公子無虧字惠公名元孝公名昭昭公名潘懿公名商人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既有寵于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内寵内官之有權寵者桓公死至殯凡六十七日○桓以己國立己子不能以義自定而屬之宋既以孝公屬之宋而又許易牙立武孟是驅之使亂矣君臣皆英物也而若是國數世後定更不復振也宜哉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殺之以說

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二十五年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向地茲昔

平昔君之號甯莊子衛大夫名速齊惡魯親衛故再來討而衛亦為魯伐齊犒師勞齊師也命詞命禽柳下惠

也名獲罄磬同如磬之懸無一物又野無青草旱甚也載載書也職主也太師爲主司盟之官用用此盟保守聚聚衆也○公使受詞知惠之賢矣而竟不之用何也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左右指揮之也雍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之孝公不能撫公族兄弟皆仕於楚

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孝公弟昭公立喪紀弔贈之數○史記云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

文公十四年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叔姬魯女妃配同驟急數也貸以繼施之周也元商人兄故讓之元言商人懐慕志已久不得國其怨必蓄將復殺我故使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

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人不服懿公三月而後位定故以九月書于經元惡之惟稱為某甲而已昭姬即子叔姬也齊人恨魯以王命臨己故執王使與姬以辱魯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〇夏曹伯來朝〇六月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畏晉亦以久拒王命故因魯請許之單伯雖見執而本王臣銜王命故仍貴之冬十一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

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齊人禮遣叔姬歸以謝罪於王無禮謂其執王使而數虐魯詩小雅言君臣上下何不相畏是不畏天也又言人君能畏天威於是保福祿今齊反之其亡速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

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閒夏五月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閒疾瘳也尚欲伐魯故托辭以拒既得賂而盟郪丘齊地今南直隸頴州有郪丘疑遠

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穀在今山東東阿縣境有穀城齊既以賂盟魯而復伐之既再盟又欲食魯麥襄仲又以其言必其將死偷苟且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秋

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戒期以伐魯公聞其有疾故卜之欲其先師期死尚庶幾也令龜以卜事告龜楚丘魯卜大夫言兆見齊侯先期當以惡終君又先齊侯薨令龜者亦有凶兆懿公怨歜父時已死乃斷其尸足僕御騶乘陪乘也申池臨淄城西申門之水扑箠也扶擊也歜閻相感激而以所恨相發而弑君歸齊飲酒訖置爵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皆如楚丘卜惠公前辭令卒得國

靈公滅萊

襄公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疋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萊小國今山東黃縣有萊城萊州皆其地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

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晏弱齊大夫東陽齊邊邑近萊

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

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謀謂賂夙沙衛于國聘在五年二月晏弱城東陽至四月復托治城遂圍萊堙土山以環其城而附之堞堞女牆杞桓卒在此年三月王湫故齊人奔萊事見下崔慶之亂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今即墨縣舊有棠鄉三人帥别邑兵來解圍而大敗浮柔萊共公名無宇桓子陳玄孫襄宮齊襄公之廟遷萊遷其宗氏郳國名定定其疆

崔慶之亂

宣公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

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高國齊二正卿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此齊以族告故因之違奔放也上某氏姓下某名玉帛之使謂聘問也情好相通則告而書之聘好不通即不告

○杼此年奔衛至襄公二十五年弑莊公相距五十一年又二年而自繼然奔衛前已有寵於惠公計其年亦不甚少矣五十年後而繼娶東郭姜生明可立後則又未耄也以年歲考之皆可疑況又記奔而無復於成十七年以杼為大夫前高國畏其偪而逐之後以何故而得復也何復而即用之乎不應疎畧如此竊恐奔衛者非杼也經文書氏不名此疑宜闕焉而傳蓋曲為之解也

成公十七年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於闈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
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
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
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
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

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慶克慶封父聲孟子靈公母夫人蒙衣亦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鮑牽叔牙曾孫克以醜跡露慚不出譎譴也會會伐鄭索客蒐姦人也角靈公弟弱無咎子盧高氏邑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國牽之弟文子臣家臣卜宰將立家宰而卜之匡句須亦施氏臣其宰舊有百室以為之祿匡句須以宰讓國不受其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不如葵譏其不能以智自衛　冬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師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

於晉待命于清圍盧討高弱也佐惡克淫亂故以難請歸而殺之以穀叛齊侯謀殺佐恐其據邑佯與盟而復其位至盧降又使其子勝于晉羈之清邑以孤弱之清今屬肥城縣

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華免齊士官慮佐為變故密誘而殺之內朝時變忽起侍從之師不知謀者逃入于夫人之宮又并殺勝湫佐黨封佐皆慶克子既而以勝弟弱嗣國氏○慶克淫亂被殺非過也乃立

其二子國子以忠忿殺人罪宜可議而并及其子齊之用刑頗矣宜召後亂也與

襄公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柤鍾離皆楚地今鳳陽府有鍾離城壽夢吳子乘未至故光先與東諸侯會士莊子晉大夫不免不免於禍

十七年冬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

大夫桓子名弱晏嬰父麤三升布縗在胸前斬不緝之也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在腰在首皆曰絰帶絞帶皆苴為之杖竹杖菅屨草屨歠鬻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用木為廬在中門外倚東牆北戶苫編藁也此禮與士喪禮畧同惟枕草枕凷異耳一云夏枕凷冬枕草此初喪為然既虞每殺禮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公卿大夫與士無異時禮制廢士及大夫大夫縗服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故家臣不解譏之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孫詞以自解

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會晉會諸侯詳見晉平公楚康公爭伯

十九年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

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

以叛顏懿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謚諸子齊內官號戎子戎女仲子宋女皆子姓屬托也許齊侯許常嫡庶常分難事難成也謂光列於諸侯之會尊同諸侯矣東廢而徙之東鄙微密也疾病公疾甚也無刑無黜刖之刑雖犯罪刑不暴其尸莊公光也謂衛敎公易巳高唐齊邑今山東高唐州〇父未瞑目而殺其愛為忍巳甚又何論其尸與否乎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灑藍齊地厚從公廢長立幼不能諫止故以國討為文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齊侯以衛

下與已語且以情告故揖而禮焉欲生之衛志於戰死故不順而登城聞齊師將附城故食高唐人使共守殖綽工僂齊二士會昏夜時登城而高唐人方共食故不及禦二子縋納齊師獲衛而醢之

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慶佐崔杼黨買鉏還皆齊公族莊公斥逐親戚成崔慶之勢以至弑○秋欒盈出奔楚

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

齊皆欒氏之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盈奔晉逐之也錮使諸侯不得受餘見晉卿族廢興經大經也與喻其行守言其安知起等四子晉大夫前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鬬勝而先鳴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飲酒罷設此以觴勇士隸新臣齊日淺也食肉寢皮喻己能得而恣用之

也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伯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晋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晋不可以不懼晋知盈在齊故復錮之

二十三年夏晋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

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藩車之有障蔽者若使媵妾在其中曲沃晉邑欒氏所分掌餘見晉卿族廢興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

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鋒傅摯中鮮虞之子曹開晏父戎為公之御右為中軍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胠大殿後

軍駟乘四人共乘殿軍也此傳詳其陳名將帥見莊公任武勇廢舊臣文子陳完曽孫須無武子崔杼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悦晉文子言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二隊分軍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今山西絳縣東二十里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郫邵晉邑取而守之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今北直隷河間府地晏氂齊大夫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

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得偶曰克且于莒邑壽舒莒地杞殖華還齊大夫殖一名梁還一名周隧狭路蒲侯氏近莒邑有盟以盟要二子無死戰莒以小勝大故懼而行成梁戰死妻迎喪齊侯遇而弔之妻以行弔於野非禮故從而弔於其室

二十四年春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

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期會期客謂啓疆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晉師夷儀之師辭辭有晉師未能會介根莒邑今為山東膠州有介根城齊既與莒平復侵伐之見無信也晉伐齊以報前伐而阻於水復以楚伐鄭還救之餘見晉平楚康爭伯楚君歸使臣送其使其交固也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

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冦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孟公綽魯大夫大志謂將弑君不冦不為害不嚴以收衆心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

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説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

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

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

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莊公為杼所立而淫於其妻竟以見弒棠公齊棠邑大夫美美其色取為己娶丁公崔杼祖桓公東郭偃祖坎下兌上困六三變為大過巽下兌上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夫則從風風

能隕妻故不可娶因于石四句困六三爻辭下皆解其
意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石不可以動坎為險兑為澤其
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易曰非所困而困名
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不可
得見夫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
其所歸也寡婦曰嫠杼言棠公已當此凶公通於其婦
因得杼冠以賜人擲其職故侍者諫公言不獨崔子有
冠杼因是怒公又以其閒晉難伐之故伺公可弑之閒
而弑公以說且干前見稱疾誘公來問歌歌以命姜賈
舉為崔子閒公止衆而閉門重言侍人别下賈舉請請
免死近公宫言或淫者得以詐稱公干掫行夜言行夜
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賈舉等八子皆齊勇力
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高唐有齊别廟故祭之弁
爵弁祭服侍魚監取魚之官帑宰之妻子義死君之義
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公所養非國士故死難皆嬖寵
之人晏子聞難而來言已非君所嬖故不宜死無罪亦

不宜亡君臣皆社稷是以故死亡皆以其故所謂社稷之臣也若為君所私暱陷君於弒則當同其禍患耳然雖不應死亡君死亦無歸安之義故以君尸枕己股而哭以敦盡臣禮宣伯魯僑如還齊雚公子納宣伯之女于靈公太宫太公廟崔慶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其論君臣之義既大而悉矣又卓立於强暴之中誠大賢哉○莒子朝齊亂作未歸故景公復與之盟太史兄弟既死於直筆而繼者猶未已古之史官守職如此崔杼之惡所以閭嬰虞二子亦莊公嬖臣乘共載下下嬰妻也匿藏暱親也弇中道狹言雖衆亦無所用枕轡食馬必藉之以免難故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鮮虞雖嬖臣亦知義而有知側瘞埋不殯於廟士孫人姓因以名里死十有三日即葬不待期喪車之飾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蹕止行人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上公禮九乘又有兵車此皆降損適晉伐齊因歸罪於公以解餘見晉平

提康爭伯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重丘今屬東昌府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慶季封字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

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茍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

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慶固黨崔於此復乘難斃之以專齊偏喪曰寡寡特也無咎棠公之子東郭偃姜之弟杼以姜故愛明故乘成有疾廢而立之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夫子謂崔杼嫳慶封屬大夫君謂莊公崔敗則慶專權故云崔薄慶厚國人養馬者寺人奄人杼恐滅家禍不止其身堞短垣使其衆築之以守妻東郭姜無歸終如前筮辟墓開先人之塚以藏杼尸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

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

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

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髙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内宫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

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説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吴吴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慶封字子家舍封之子字之子封當國乃以政付舍自以寶物妻妾遷居嬰家故國人就朝焉亡人辟崔氏難奔者癸何等也得賊告反以功贖也舍以女妻癸慶與盧蒲皆姜姓故使辟宗癸言已有求于慶氏不能復顧禮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耳癸欲與莊公報仇故既反何復同求寵於慶氏殺戈親近兵杖也公膳公家食犀臣日膳饔人庖宰御進食者癸何謀使諸大夫怨慶氏故使饔人更雞以鶩御者復去

肉饋泊泊肉汁也子雅子尾皆惠公孫封以二子怨告嫳嫳言能殺而席其皮因使析歸父告晏子欲殺二子晏子辭又告子車亦辭歸父宇子家子車名佐皆齊大夫慶氏淫横國人共謀滅之陳文子名須無問其子無宇當得何物無宇桓子也時封有木積于六軌之道欲得此而已文子善其不貪故使慎守癸何既定謀反獻龜兆於舍舍決其必克無宇從封於田欲脫歸詐以母疾為辭見死兆而泣以見其誠慶氏之族嗣宇子息者亦知使封歸猶可救封殊弗悟嗣嘆其必亡無宇既濟而復杜其歸路不使能救嘗秋祭姜癸妻亦知其父之愎乃譎以其謀告之而激之使出遂至公所臨祭尸祭尸上獻先獻廟在宮甲環之以備變也陳鮑使圉為俳優以誘其衆遂皆釋其甲束其馬而遠就魚里觀之故四族得介其所釋之甲子尾以桷擊扉者三以為期癸何遂或刺或擊舍肩既解猶效其多力而死桷椽也扉門闔甍瓦棟也俎壺即祭罷公懼于亂國言除慶氏所

以尊公丈子以公歸其家稅祭服入于宮猶懼難也封以陳鮑在公所故伐內宮嶽里名展莊叔魯大夫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恭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句餘吳子餘祭朱方吳邑今丹徒縣殲盡也旅之也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

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

崔子也崔慶既除暫收還宗室賞及賢臣三子皆二十一年奔按二十一年齊侯討公子牙之黨故逐三子見本事內前此云崔氏之亂傳文前後自乖如此郲殿齊別都以郲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外亡在外也幅喻有度也邊移也以厚利皆人所欲唯正德為之幅則有度而無黜嫚黜猶肆也釋放也崔慶一也故滅慶而後治崔罪前藏杼尸故不得移子言葬用十人崔子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其中必有自陳者已而果然拱璧崔氏大璧殯更殯大寢路寢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皆識其尸見陳之者真也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昭公三年秋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種種短也自言老不能為害子雅猶恨之故述其前言見其故知尚存恐其復作亂放之燕

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崔慶暴而暗不足論也皆靈莊之不君啓之自為斧斤自戕其軀以成田氏之强惜也王癸之徒皆涉阻歷難必報其君之仇而後已豈可以僥幸而縣

鄅夷之耶

景公納燕伯

昭公三年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比親比

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

不以信未嘗可也請請告於盟主士匄士文伯與范宣子同姓名相為軼之介也禮得敬迎來者之禮不入言燕簡公不入其國不以信心不誠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成如晏子言虢燕竟晳齊大夫濡水源出北直隸窮獨山至易州支分入城近東方四里許淵而不流歸燕燕姬嫁女與齊侯也瑶玉別名櫝匱也斝爵類旁有耳皆玉為之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景公納莒郊公

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郊公著丘公之子弗順以其不懷父也與本與庚與莒共公名蒲餘侯莒大夫名茲夫意恢鐸皆莒羣公子冬十二月蒲

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庾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郊公奔以意恢殺也隰黨鉏齊大夫賂田莒賂齊以田也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齊伐莒以莒不事齊

也莒子庚與也紀鄣莒邑今淮安贛榆縣有紀鄣城孫書陳無宇之子宇子占獲夫殺而寡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待外攻者欲以報仇投投繩於城外隨之而出齊師因緣繩登城鼓譟城下之未登者城上已登者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前莒子庚與自紀鄣出既復歸國傳失記北郭啓齊大夫苑羊牧之莒大夫壽餘莒地齊

復伐怒其敗也竈齊大夫稷門齊城門

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庚輿即庚輿烏存莒大夫殳長丈二無刃

田氏傾齊陳佗之亂附

隱公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

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五父陳公子佗字難可畏也悛改也商書盤庚言火燎原野近之固難滅之尤難周任周大夫芟刈夷殺薀積崇聚也

七年冬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涖臨也如忘志不在盟不賴盟言不以盟為重洩伯良佐皆鄭大夫陳亂覩其政治而知之也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稱文公子明非桓公母弟免桓公子六年蔡人殺佗厲公躍立見下○以上附陳佗之亂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覊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髙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

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公子完字敬仲與顓孫皆御冦黨羈寄旅客也詩逸詩翹翹高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工正掌百工之官桓公賢完就其家飲而完能閑之以禮淫樂而過也懿氏陳大夫妻懿氏妻雄曰鳳雌曰皇雌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嫣陳姓姜齊姓與京並大也出甥也周史周太史坤下巽上觀六四變而為否觀國光利用賓其爻詞巽變為乾

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土上照之以天光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故曰觀國光用賓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帛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觀者觀他之詞非巳也故曰在後巽為風風動物也巽在坤上故為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故曰在異國姜姓之先為堯四嶽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四嶽之後山嶽則興雲降雨有配天之功凡物不兩大故陳衰乃昌桓子陳無宇諡敬仲五世孫成子陳常諡敬仲八世孫自完有禮於齊子孫秉齊失德以竊其國故備言其始終○于時桓方圖霸國方盛強任賢以共其功而代其國者巳胚胎於此天意其可測也哉

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

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薑字子尾竈字子雅放者宥之使遠實放書奔所以示罪豎高止之子閭丘嬰齊大夫致邑還邑於君敬仲高傒良賢之也晉城緜而寘豎善豎也

三十一年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於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陽州齊魯境上邑工僂等四子皆嬰

黨薑欲殺嬰乃使伐魯魯以師問故歸罪於嬰殺之以謝魯既逐其黨又出羣公子○欒高既滅崔慶以德禮綏定其國家田氏其敢生心哉而乃任情多殺自弱其宗室皆所以啓田氏之强而授之利柄也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韓宣子名起餘見卿族廢興納幣為平公聘少姜子旗子雅之子不臣志氣亢也彊子尾之子如子旗亦不臣也晏子謂起有信其言不妄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

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田氏謀齊厚施於民以陰移之晏子以為憂因叔向至齊與語晉少姜卒齊復請以女繼之詳見晉失諸侯成昏許昏成受禮受賓享之禮豆區釜鐘皆量名四豆得一斗六升為區四

區得六斗四升為釜釜十則六斛四斗而為鍾此公量也陳氏於公量皆自其十分而加之一每量而積之以至於鍾則於公鍾加六斗四升故曰大貸厚而收薄以利收民民心如往也非加價依山海不加貴也二入公賦斂重也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貨積於上不見養遇踊刖足者屨踊貴刖者多也燠休溫煦安息也或謂田氏民愛而歸無所辟也箕伯等四人皆舜後陳之先胡公陳始封之祖太姬其妃相隨也一云助也言陳氏雖為人臣將有齊國其先世鬼神已在齊求饗叔向言晉國之衰與齊同詳見卿族廢興景公亦知晏子忠欲美其宅晏子性本崇儉又以國衰不欲大其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也爽塏明燥也先臣晏子之先旅衆也不敢勞里閭之衆為己宅因刑繁刖者多致踊鬻於市此晏子先以告君而後語叔向出於忠悃也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亂疾止拜謝新宅里室鄰里之室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宅人故居人反還其故卜卜良鄰二三子謂鄰人傳言齊衰賢臣懷憂且見陳氏之興冬齊公孫蠆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馬姜其危哉司馬竈齊大夫子旗子雅子不免以其不臣也媯陳氏子雅子尾皆惠公之孫競並爽强明也○自晏子而外憂齊者惟得一竈耳

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

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子旗名欒施宣子所謂不臣者以子尾卒其子幼蕪治其家政梁嬰子尾家宰子成頃公子名固子工成之弟名鑄子車頃公

之孫名捷皆齊大夫子尾之屬也子良子尾之子名高彊子旗為之立宰孺子謂子良將往往子良家桓子名無宇游服游戲之服去戎服而著之請命子旗請桓子立所至也亦授甲桓子使子旗以甲相攻也寵秩為之立宰若先人何言若相攻無以見其子尾也謂之以此意達之也周書康誥言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服行也頊靈二公欒氏所事之君有望望惠及已而和和欒高二家○時陳氏蓄圖二家之謀聞子旗言而中止可見誠義足以感人而智謀雖工必有間而能逞也使自是而終守於正二家其可動哉○九月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詳見楚滅陳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

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陳祖舜舜出顓頊氏水德也歲在鶉火火盛故水滅箕斗之間有天漢謂之析木之津近北方水位故當復由由本作甹木再生條也言陳復興得政而陳亡以物不兩大也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無違棄天命者而舜為大聖寘置之也殷之興封舜後於遂舜德置于遂也胡公滿遂之後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兆形之將見者

十年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姑使無藴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

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欒子旗高子良同出惠公皆好酒信婦人言服怨于國國人搆難而妄告陳鮑陳如鮑謀道逢子良醉中騁歸文子名國二子子旗子良彼謂二子不信不實也恐以授甲為罪而見逐遂乘其既醉復飲酒時伐之得公扶公以令也公不聽入故伐公之虎門端委朝服晏子以四族行鈞皆不從而入於公王黑齊大夫靈姑鈃公旂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稷齊地莊六軌道鹿門齊城門欒高三敗奔魯陳與鮑獲分其室既用晏子言以明讓復施德公族蘊畜也孽妖害也莒齊邑子山子商子周皆子尾所逐私具不告公棘子山故邑

山東臨淄縣西舊有戟里亭子周本無邑更與之夫于山東長山縣舊有于亭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子旗所逐私分使恩歸己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偏桓公亦能施以成霸穆孟姬景公母高唐今高唐州章丘縣○子尾子旗本公族也乃自逐其族而使陳氏得以施恩焉凡厥所為皆以為陳氏地也欲國之不移于陳也得乎九月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詔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

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昭子因彊以明戒推之推車雖不慎言不可不慎夫人謂子尾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喻彊身自取此禍也

二十年冬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

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

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説使有司寛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嘏無

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田氏務施而景公復肆暴於民以驅之晏子因事盡言疥誤應作痎間發瘧也痁頻作熱瘧之甚矣期期月祝丘據裔款皆齊嬖大夫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故晏子言范武子之德以啓公問無猜無猜疑之事不祈無祈祈求於神五君文襄靈成景不廢無廢事也無愧心以君功德稱其陳說也厭私厭足其私掠奪取也還猶顧也言祝史與君同其禍福齊侯不德鬼神所惱將禍延祝史而可誅之矛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公立官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公政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世位者彊易強以易之埶法制也言布政無法違去也肆放也僭令自為令也養長也以私欲長養其

所求欲益縱而求為廣也應應之以罪聊攝齊西界今山東聊城縣姑尤齊東界今山東萊州有小沽河大沽河姑即大沽河尤即小沽河也萬萬曰億萬億曰兆景公從晏子暫施德於民既疾愈行獵沛澤名虞人掌山澤之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韙是也○官與道豈二乎柳子以為非夫子之言必矣○遄臺在今山東臨朐縣西子猶梁丘據字燀炊也詩商頌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之備五味既成戒其事復和平其心鬷總也嘏大也總齊大政上下無怨當時之民皆無爭心一氣陰陽也雖二名而皆謂之氣二體文武舞也三類風雅頌也四物律度量衡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七音以宮商角徵羽而加變宮變徵也詳見上卷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詩豳風義取心平則德無闕○此和同之辨其義精美匪特論治而已用以廣夫子論語之旨不亦善乎○爽

鳩氏少皡氏之司寇也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今山東臨朐縣逢山有伯陵祠博興縣有蒲姑城齊侯躭樂圖久生晏子稱此節之

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

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彗星出齊之分野示田氏將篡齊也公欲禳祭以除其殃誣欺也諂濫也不濫惟德是與不貳誠一也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國徃歸之又詩逸詩也言追監夏殷之亡皆以亂政故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

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
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

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路寢正寢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嘆晏子言將歸於陳氏猶欲公以禮防之取之公以公量收施之民以私量貸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施不及國惡收民心也不遷不移不變各有專業也不濫必得人也不滔慾其職也不收公利常祿有限也以令共慈孝愛敬和柔慈聽為禮而又以不違不貳教誡友順義正從婉為禮之善此天之所以重于世與天地等而為上也蓋其本原於天地先王稟之心制斯禮以範世非出於私也

哀公五年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齊內官號荼安孺子也諸臣以荼庶孽立之有亂故恐景公意欲立荼而難發故設言以塞其請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竟屬荼於二子而逐羣公子萊國前滅之為邑五子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哀其失所而為之歌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

六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馬言言其罪過需疑也就位就諸大夫位欲與之共謀高國也牧鮑圉孫莊六軌之道敗高國敗也圉晏嬰子與弦施意茲皆高國黨○前殖崔慶今亡高國齊之公族盡矣前逐欒高施彊來奔高氏與欒俱亡而高張復為景公托孤則欒滅而高猶存也然欒高稱二惠而高傒世為齊卿久矣則二高所出各異也哉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

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賴去衛以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陽生悼公名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故以為稱陽生既得陳僖子之召畏在家人聞其言故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乘共載

也萊門魯郭門關止陽生家臣字子我待外欲俱去壬陽生子後為簡公戒之恐泄言也夜至恐人知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子士毋僖子之妻皆入陽生與饋食者借入宮也盟盟諸大夫差車主車之官鮑點其名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以為戲荼頓地公齒折言此見景公愛荼之深稽首過禮於鮑牧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為君必不恐鮑子不必亡一公子恐鮑殺己故要之公子悼公自謂胡姬景公妾賴齊邑安荼之號鬻姒荼之母王甲江說王豹皆孺子黨景公嬖臣朱毛齊大夫悼公忌荼恐僖子復立荼而廢已使欲除之故僖以為疑己言以國故立長君求以濟難而乃欲妄殺公以不直自悔乃私除荼困謂饑荒憂謂兵革大謂國政小謂殺荼將殺荼於駘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齊地

八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

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

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魴侯季康子叔父讙闡俱今山東定陶縣界又屬寧陽縣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者齊侯無道殺之又以季姬故挑釁彊吳餘見康子攜怨邾齊賓如會子丘明嬰子季姬淫而嬖亦無道也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群公子潞齊邑公滅其侍從至二乘而殺之麋束縛也鮑去而陳氏無二矣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齊既與魯平且姬嬖故辭吳師吳子怒而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

悼公赴于師鄎齊地弒悼公以說吳餘見越滅吳

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

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劒曰需

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郮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六月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悼公弒子壬立是為簡公

闞止字子我時政在陳氏而任止故田常心不安而顧之數成子田常諡鞅齊大夫擇擇一而任夕夕視事逆陳宗字子行殺人于途止逢而執之陳氏欲謀齊國故睦使逆詐病因內潘沐并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逆得饗醉守者殺之而逃失逆懼其為變故盟之豹亦陳宗公孫止友言己求介達之有喪豹有喪既終喪也長身長僂曲脊望視目望陽得志得止之志悍悍其多詐遠疏遠違不從也止既寵豹欲用以代陳氏之執政者豹既婉言以辭復以其意告陳氏遂逆謀先事殺之禍子謂田常也舍隱也逆始隱於族既又隱於宮成子兄弟凡八人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二人共一乘田世家言兄弟四人一人一乘今不可考幄帳也聽政之所止見陳氏出迎之成子既入反閉門不納止逆素在內故得殺其侍人檀臺內宮臺成子使公居正寢欲挾以令衆也公怒其作亂故擊之子餘亦陳氏黨飾言為公除害成子舍於庫以

公怒欲出避逆胥留之其弑君之謀已決於此子我不得入歸家聚徒衆攻公門亦欲得公也再不勝奔而被殺闗宮中小門大門公門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郭闗齊闗名大陸子方一名郭東賈子我臣田氏欲殺之獲免矯以公命取道中行人車耏齊地衆知其矯命奪而逐之東雍門齊城門逆為請豹與車見陳氏務施而子方弗受車亦以義拒也陳恒即成子公臨難而悔不誅之舒州地闞其後三傳至康公田恒之曾孫和竟遷之於海上篡齊為諸侯

○自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桓專魯公羊遂謂春秋譏世卿而孟子云仕者世祿於是儒者有世祿不世官之說焉愚以為非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德為之殺各保姓受氏以守宗祧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豈有天子諸侯世而大夫獨不世者乎且封國土地有限官於朝者既有常祿而仕者之子孫日繁安得以無限之祿給之大率權之所在未有不為患者人君惟務脩德以固天命秉正道以任忠良耳

其祚之脩短聖人有不能自必者何至因事察形曲設疑防猜阻逆為備患計以自固乎其位耶觀其君皆庸暗淊淫為臣所制并自啓亂門而濟之者弘多跡田氏至景公時其勢成矣晏子每事陳誨既已深切景不惟不從而且廢嫡立庶以遂其謀高國國之望也皆憯焉而從於邪絶復二三其間以自殞斃與前之崔慶欒高皆相率為之驅除焉且弑悼而立簡簡身乎其慽畧無嫉忌之心任闞止一愚人與之並事皆天開其衷而相趣於亡也哀夫豈太公之烈至是而盡也哉假卿不世國其能以永存乎緣公羊學極尊漢武時適霍氏王氏世顓漢柄魏相劉向因盛述公羊之說以動主聽而王氏卒以篡漢其說遂為至允蓋援此專論漢事與為後衰世慮固當而聖人之意實不爾也愚怪世儒好附會前說更參己意以緣飾之其說似美而不可行也故為辨之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四

明 傅遜 撰

宋

殤公之弑

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

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孔父名嘉孔子之六世祖也先君穆公兄宣公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後為莊公穆公以先君以舉賢為功若不立其子是不賢而廢其功使馮出鄭辟殤公也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下之百祿宣公帥義而行故使殤公荷此祿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

稱商頌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害謂子馮殤公忌馮在鄭故欲爲除之賦兵賦詳見隱公攝國與衛州吁之亂

五年秋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詳見隱

公攝國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長葛鄭邑今河南長葛縣

六年秋宋人取長葛

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宿小國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夏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犬丘即垂衛地溫周邑瓦屋周地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　以王命討之伐宋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詳見隱公攝國

十年六月　公敗宋師于菅　鄭師入郜　入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九月戊寅鄭伯入宋菅宋地郜防宋二邑郜詳後防今山東金鄉縣西南舊有西防城戴小國今為考城縣以上從節詳見桓王伐鄭

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

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桓公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華父督宋戴公孫也色美曰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

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巳殺孔父而弑殤公召
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
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
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
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
舃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
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

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孔父前受命立殤公督懷逆已久見父妻而遂鬬焉

以發稷宋地立華氏立之使世其卿魯受賂黨賊貪縱之甚十一戰俱前見本事內言公之數戰司馬使之然郜鼎郜本國宋滅之得其鼎今山東城武縣東北有郜國城良伯僖伯之子名達昭德以德存於心故用外物昭之以示訓塞違閉塞邪違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備物盡文矣而少以茅飾故謂茅屋大路玉路祀天車也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而必結蒲為席置于其中以茵藉謂之越席大羹肉汁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禮之重者而不致五味之和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諸穀俱稱粢食餅也糲米一石舂八斗曰精不鑿不精也此四者皆以示儉袞畫衣也繪龍山華虫火宗彝天子有升龍無降龍上公無升龍冕冠也公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伯之服孤自希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玄冕以下如孤之服黻芾同冕服稱芾他服稱韠

以蔽膝也天子備山火龍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士韎韋又君朱色大夫素士爵韋又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珽玉笏若今吏之持薄天子球玉諸侯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又天子方正諸侯前詘後直大夫前詘後詘又大圭長三尺其餘二尺有六寸帶革帶也即鞶鞸之帶博二寸衣下曰裳衮鷩裳四章毳希裳二章玄冕裳一章幅詩云邪幅在下舊註若今行縢者恐非亦無考舄複履冕服赤舄皮弁白舄玄端黑舄王后褘衣玄舄夫人揄狄青舄子男之妻闕狄亦舄衡維冠者紞冠之垂者懸瑱之繩也君五色臣三色紘纓從下而上者天子朱紘諸侯青紘綖冠上覆是皆尊卑各有制度藻雜采絲繩之貫玉為冕旒者天子十二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率繂同綆緝其帶也天子諸侯之帶盡繂大夫腰後不繂士腰後及兩耳皆不繂鞞刀鞘鞞同鞛通作琫上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

帶之垂者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廣四寸士廣二寸游旌旗之游玉路十二游金路九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皆尊卑各有數火畫火龍畫龍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其狀兩己相戾皆以文章明貴賤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名之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故止言五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四者皆以金為之令動皆有鳴聲三辰日月星也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登降謂上下尊卑九鼎商所受夏九鼎武王克商乃營雒邑遷九鼎焉義士蓋伯夷之屬內史周大夫言能匡君于違為世規鑒臧氏當世昌于魯

文公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

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君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賓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耦華督曾孫也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請以亞旅承命亞旅上大夫其副介也無故揚其先祖之罪魯人以為敏君子所不與也○宋殤受國於其父而志殺其子詩惡極矣故假督以斃之而督亦死於亂兵之手然立馮之善不可泯也其子孫竟繁昌於宋天道於此誠不爽哉

閔公之弑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郎今屬魚臺縣乘丘今屬曹縣皆魯地偃魯大夫雩門南城門皐比虎皮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鄑魯地山東昌邑縣境因釋書師之例敗謂設權譎以詐敵而取勝使彼不能成陳或成陳而

不得用則以獨敗為文若堅而有備兩敵相當成敗決於智力者曰戰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曰敗績儁若太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非外冠退復狡壯若二君然君克而勝之則但書所克之名覆謂威力兼備一軍皆被其掩覆以取為文王者無敵於天下非可與戰者據春秋世有其事則不得不以立義故以自敗為文明天下莫之得校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

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臧文仲名辰魯大夫悖勃同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言懼謂罪己名禮謂稱孤御說宋莊公子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搏取也請請之還戲而相媿曰靳萬因為己病

十三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宫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宫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蒙澤宋地今河南歸德州境有蒙城批手批之子游宋公子蕭宋附庸今蕭縣亳宋邑歸德州境有亳城牛萬之子猛獲其黨大心蕭大夫名戴武宣穆莊宋五公族其子孫

桓公御說也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一日至犀革至堅能破之見手足皆見萬多力也與猛獲并醢石祁衛大夫

昭公之弒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

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成莊公子友目夷子豫戴公玄孫睢梈公孫蕩桓公子御事華元父葛藟王風葛藟之篇取以喻兄弟九族之不可攜棄在國君尤當厚其公族使公室之有所庇也若藉其庇而乃縱尋斧以戕伐焉如諺所云必不可穆襄二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先公未發而作亂固鄭二子公黨在公宮故為其所殺卬昭公弟讓以官和之也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襄夫人昭公嫡祖母華樂皇皆戴族節國之符信握之以死效之而出皆示不廢命也效猶致也府人掌官契以治藏意諸蕩之孫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公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十一年秋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十四年九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哀為蕭封疆之官還為卿以宋公不義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貴貴其不食汙君之祿避患速也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

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

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公子鮑昭公庶弟是為文公乘昭公無道而厚施於國以傾之羞進也數頻造也桓鮑之曾祖襄夫人鮑嫡祖母不可以禮自防元督曾孫代公子成耦代公子卬朝代御事壽蕩之子意諸壽之子及禍及紓緩也不亡族己在故也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孟諸宋藪澤王姬即襄夫人帥甸郊甸之師須代意諸虺意諸弟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

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詳見楚穆王晉靈公爭伯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吕為司寇以靖國人文公弑昭公故武族導昭公子以作亂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穆族黨武氏故并出樂吕戴公之曾孫

宣公三年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

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此因圍曹而重敘前事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蜃蛤類燒蜃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殉用人從葬重猶多也阿棟也四阿四角設棟注下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煩亂惑蔽也縱惑如殺母弟之類何臣不成為臣也

桓族之亂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

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時宋列卿具官

三族並用而蕩澤恃強陵上以為族禍澤意諸子宇子山喜督玄孫朱雎孫澤以公室為弱故擅殺文公子肥賴寵倚賴其祿位元愧不能討罪而奔元與喜出戴公師出莊公石澤為人朱帶府皆出桓公府恐元還討賊并及其族石謂元畏桓族強不敢討大功謂合晉楚之成刼楚子反以解宋圍無祀以罪大俱滅也向戌桓公曾孫賢度必復立偏不盡也澤以公族害公室故經於殺去族絕之石等五子以同族應罪故出舍元止之以為禮雎水名五子不止元反府料元將拒己等馳以速歸望之信亦騁以從澨水邊土壅水者決之行水以絕其歸登陴以守老佐戴公五世孫戌果用如石言

十八年夏六月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

恤之子辛楚令尹皇辰鄭大夫彭城宋邑本古大彭氏國今為南直隸徐州時晉與吳通而宋固事晉故楚納其五叛臣於彭城以通宋且以絕吳晉之道經惡五臣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傳因槩釋其例其曰入者謂本無位國人迎立之曰復歸者本有位其國逆之曰歸者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同曰復入者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者所以明内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西鉏吾宋大夫同惡同憎魚石等鄙鄙邑雖事之如鄙邑猶將慽我德我乃非吾利使贊政謂用石等使佐理政治崇長也謂封魚石披猶分也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塞之故懼攜離也言楚所為不義皆為吾用且平日事晉必將救我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十二月

孟獻子會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老佐卒故不克彭城虛朾地闕宋不敢煩諸侯但請其師詳見晉悼公復伯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時屬楚故曰非宋夫子治春秋追繫之宋登成也不與石等專邑叛君亦以成宋志瓠丘晉地垣曲縣舊有壺丘亭○五臣叛君復召外寇以危宗國窮諸侯之力而後克之即致之辟夫豈過乎而寘焉何為

子罕之賢

襄公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華弱官司馬樂轡字子蕩優調戲梏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司武司馬言懦弱不勝其任樂喜字子罕官司城幾日言不久我從如我出亡也如初如舊好也子蕩既逐國法已正故不記其私忿）

十五年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越鄉恐為盜所害請死請免死攻治也富治之美也

十七年冬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

挟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澤門宋東城南門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故曰澤門之皙子罕黑色而居邑中故曰邑中之黔扑杖也闔謂門戶閉塞子罕恐以得衆而為君相所忌且惡獨有善名故分其謗

二十九年夏鄭子展卒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

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子皮事詳見子產相鄭不書於萊泯其德也得國掌國政也以宋升降隨宋以為興衰也

華向之亂附元公之立

襄公十七年冬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

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鈹劒屬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賊既殺吳而復幽吳妻以取其璧宋公欲討之以正國法左師以國有逆臣為恥故姑蓋之既自悔其失討而惡之深故欲速過其門瘈狂也臣心內懼見逐瘈而驚走

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芮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謚平公共姬

子夕暮見也尤甚也佐元公貌惡而心順痤太子名貌美而心很合左師名向戌惠牆伊戾寺人姓名夫發語伊戾失寵而怨欲乘楚客搆讒以害太子故假美言以從為內師故曰共內乃掘地為欿置牲加盟書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欲速欲速得公位夫人即弃佐能免我以其婉也聒讒亂其耳欲使失期步馬習馬先王以王為錦馬之先改命令使者改之戌以弃非適故始謬為不知以俟其有獻於已而後特以君夫人尊之使自已出曲以致其諛也○戌稱賢臣而於太子夫人之際諂險如此惡得為賢

二十九年夏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

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子容高止宇司徒華定官知伯荀盈女齊司馬侯也速及速及於禍力斃力盡而自斃

昭公六年夏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

伊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有寵有寵於平公坎牲書詐為盟處即伊戾故智亡人華臣亥合比弟代代比為右師以夫呼賊之也言于親且然則必棄人而人亦棄女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毋使宗室衰落若城之墮壞城壞則蕃屏皆壞可畏也

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熾炭以溫地易之使公坐其處始惡今寵見元公好惡無常○此云無常後云多私前謂之妣何居痤亦豈真很者哉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宋元公新立故來聘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其賓同福祿也定皆憯焉故昭子云云

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羊羅邾人攝首斬得閉門者頭舍止也

十九年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

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夏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寧戌子蟲邾邑○寧以私戚而君為之興師伐國亦已橫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氛氣也梓慎魯日官宋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

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刧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先諸先公殺己而作亂也寅等八子皆公黨欒景公名辰地皆元公弟秋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子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

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城平公子舍喜孫宜鄭皆戊子建楚

之亡太子郳甲小邾郳穆公子與忌彊等八子皆公黨避難奔其徒與華氏戰鬼閻宋地今河南西華縣境子城為華氏所敗别走至晉費遂大司馬雖華氏族顧忠於公滋蓋也恐殺太子蓋憂詢聦也華亥向寧華定俱奔陳登費遂子黨華向獨奔吳有庸歸太子可以為功也牼華亥庶兄質信也使以三子歸公明不叛之信公果復其官而汝也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

公懼使寺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刼司

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亥等既奔國暫寧多僚復為讒以致大亂亡人華亥等司馬費遂良子謂登多僚以公不忍故言使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危動公公因告司馬使逐貙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子皮貙字以劒劫之也訊問也貙謂前登亡已甚傷父心不肯殺多僚以重之既而遇於道匄等忿發殺之遂劫父以叛而召亥等入至與君分國而爭任硎亦貙家臣大心等三子公臣橫宋地盧門宋東南門南里城內里門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㠯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師齊致師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説甲于公而歸華姙居于公里亦如之登前夲吴故以其師至烏枝鳴齊大夫助宋守濮宋厨邑大夫鴻口宋地在河南歸德州境舊有鴻口亭苦雒偃州員吴二帥籍死借以死難送亡送君出亡請待待復戰決勝負㜁懺也揚門宋東門備長兵也前吴師既敗而登帥其餘猶能敗宋師素有智勇為諸叛所仗故獛佯為得登首以奪其心新里華氏所居翟僂宋士華姙華氏族一居華氏地而助公戰一居公里而助華氏傳言古之為軍不訾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成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吴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鸛其餘願為鵞子禄御公子城莊堇為

右干犨御吕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

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師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城前奔晉因請師還救翰胡曹大夫會晉齊衛之師於宋赭丘與華氏戰鄭翩本謳臣鸛鵞皆陳名子祿城莊壓公臣干犨豹句華氏黨遇而還城怒豹呼己故反戰城注矢豹已關弓平公城之父閒城祿之閒城將注而豹又關城言不與我更相射是為鄙狎更也豹抽矢不射城一發殪之殳長丈二在車傍句見豹死事急抽之而下城復射折其股句匍匐折城之車軫而死犨請矢以死城欲言於君活之犨在死於戰陳以苟生者干刑而宜見棄於君乃射之死於是華氏大敗城之功也伍行伍乘車乘皆陳也欒

盈復入作亂而死故亥以自比迋誑也軀言己猶能害宋不幸方奔亡何至如欒氏而以誑我遂以車徒犯公師送登求救於楚復入南里犯楚太宰名深諫楚王助亂王以先許卒救之時衛有齊豹之亂三家益專魯政故犯云爾

二十二年春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

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
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
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
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
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越本將兵逆華氏故使於宋以請之無寧寧也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亢庇也獎助也楚言華氏亂為宗族羞蓋遜詞為之求免而宋以義拒之故患諸侯之戍乃畏而請出之諸叛得生奔于楚忌代華費遂卬平公曾孫代

華定祁子罕孫幾仲江孫代向寧大心代華亥輓子罕孫

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

公遂行已亥卒於曲棘時昭公遜齊故如晉請納公平公元公父公以夢為死兆故命羣臣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無及欲自貶損昵近也降昵宴謂降損聲樂飲食之常衹辱言命必不行適自辱也曲棘今河南杞縣有曲棘里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違命以合禮也

桓魋之亂 附樂大心之亡

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叔孫婼謚昭子右師樂大心官居桐門司城樂氏之大宗卑賤謂其才德薄婼云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有禮而後存今大心反之自亡之道也〇夏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

焉輸王粟為王朝亂故詳見子朝之亂為客二王後為周賓客也牒簡牒於時出人粟之數也無不祥大焉言不祥無大於此者

定公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前樂祁使晉被執卒於晉宋公使大心逆其尸事見晉失

諸侯巢向戌曾孫子梁祁字子明祁之子涵也大心亦戴氏子明族父本與同居古者同族居有南北宮東西宮子明忿其不逆父喪因責擊鍾宴樂無同族之義故欲別之使出大心以子明在喪生子無憂感心而乃責同族以宴樂故愈怒譖而逐之

十年秋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

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地景公弟蘧富獵地家臣向魋司馬辰地之弟頎不平也為禮避君以為禮也迋欺也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蕭宋邑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

謀救宋也（罕達子齹之子老丘今屬陳留縣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遂拏即渠蒢次欲救不果）

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臣向魋疾為向魋之臣城鉏魋私邑以珠得罪見公之貪詳見衛父子爭國）

十二年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

之孫遂圍喦十二月鄭罕達救喦丙申圍宋彌作等六邑皆隙地成約也勿有是俱棄之也平元族仲佗石彄等鄭城三邑以處之向巢以鄭背信而獎其叛人故伐之元公孫亦叛黨喦二族所在也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喦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子賸罕達字魋救被圍之師為鄭所怖而逃師為鄭取二帥見獲成讙郜延二帥名虛不有也

十四年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

也乃葢輋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

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

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

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

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

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吴吴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

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魋恃）

寵驕盈故為公害夫人景公母使之數請享于魋示親

愛使不忌也將討之而未發魋謀先公奪魋邑薄公邑

欲因易邑享公作亂宗邑宗廟所在故不與而益以他

邑享公僞喜於受賜備甲兵之備皇野官司馬字子仲

長長育之請即救欲其協謀以討魋也左師魋凡向巢也奏奏樂迹人主迹禽獸者逢澤在今開封府城東北一名蓬池介大也公曰子仲稱公命也難以遊戲煩大臣故憚嘗試也使之言使公與要擔也公言難不及子因指天與先君為揩瑞符節以發兵魋本桓氏司馬故臣黨魋者新臣唯君命是從子頎魋弟桓司馬即魋也欲入入攻公于車亦魋弟曹故國時入宋故魋據之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大夫為質以入國不得亦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以自固魋乃以重得罪於民舍曹子弟曹遂叛巢魋俱奔牛魋弟孔子弟子珪守邑符信公文氏衛大夫瑣寶玉也牛義不與魋同國轉徙而卒阮氏魯人丘輿在今山東泰安州境舊有輿城詳其憖賢者失所○景公念向戍之賢不絕其祀召牛而復之不亦稱乎而使之死於亡也噫

景公滅曹

哀公七年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宫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

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曹今山東曹州子思子産之子國參也謚桓振鐸曹始祖霸說求霸之說築曹染之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子肥宋大夫詬詈辱也不行殿師止也殺陽及彊終其人之夢

大尹亂政

哀公十七年冬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

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瑗宋右師麇其子田丙麇友鄭般麇兄前雕亂子儀克在下邑不與故在為鄭般譖麇將納雕等子仲皇野也為子以非我為嫡嗣杞姒子仲妻伯非我兄弗從不從麇言為是怒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則不可保公於是執麇還瑗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緩瑗從弟

二十六年夏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懐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冦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

切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巳為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

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蠱惑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别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周元公孫子高得昭公名啓得弟俱畜之而未適立悵非我從弟不緩子靈圍龜之後茷樂溷之子朱鉏樂輓之子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達於公常不告命而假公命以行私故致惡基謂德勢重而無德以為之基必敗空澤宋

邑連中館名千甲甲士千人奉公奉公之尸空桐宋地在河南虞城縣境沃宮內宮晝計策也大尹之罪言為所弒也盧門宋東南門得未立而夢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得為大烏而咮尾加二門有國之祥故曰美桐門北門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與故曰不在盟唐盂宋地褒祝名子潞樂茷得樂得左師不緩非我與之謀以我為民所與可因逐之戴氏即樂氏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公謂公室施施罪於大尹得立果符其夢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四